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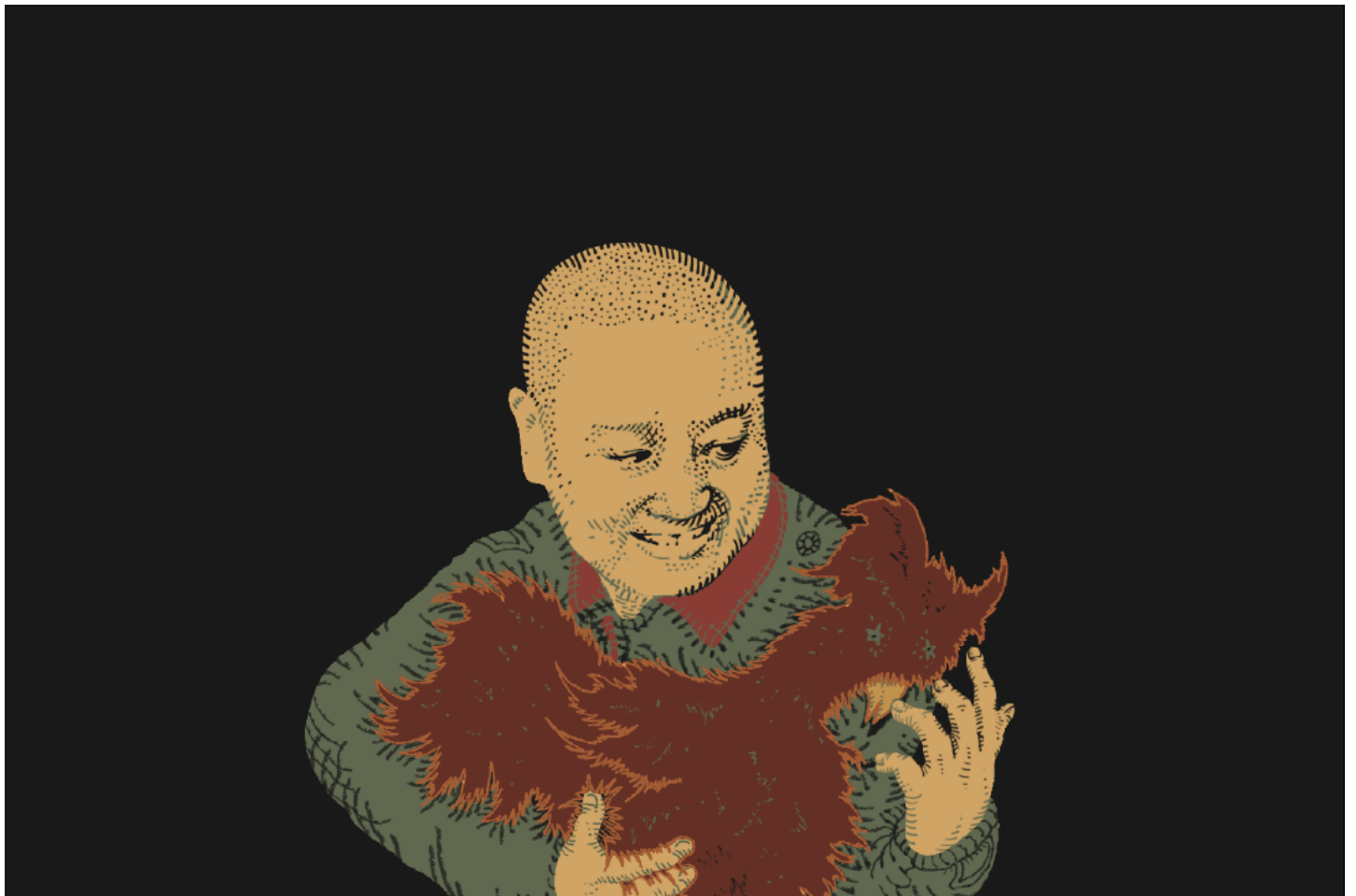
六四·三十年 深度

六四专访

# “寻衅滋事”式纪念，陈云飞“快乐抗争”的心法

“公权力就是猛兽，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”陈云飞就是驯兽师。

端传媒记者 郑佩珊 发自香港 | 2019-06-02



陈云飞说，“公权力就是猛兽，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，他就是驯兽师。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陈云飞的微信号由1989-06-04这组数字组成，早前换过手机号码，尾号仍是8964。在朋友圈内，他自称为“陈犯云飞”，附注解释身分是“寻衅滋事犯”（被授予“一级最危险罪犯”囚衔），2015年清明节前夕，他与一批维权人士在四川成都为两名死难者扫墓，回程途中，遭近百名警察围堵，他其后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期间屡受酷刑。

今年3月25日，陈云飞终于出狱，没几天，他又为死难者扫墓去了。“我们朋友被抓了，担心万一没有人去，我还是悄悄地去了。”他带著浓浓的四川口音，在电话里头对著记者这样说。“没有什么害怕的，因为纪念自己的同胞。该做的事还是要做。”

事实上，这阵子的四川早已一片风声鹤唳，“六四酒案”拖拉3年，终在4月判决，四人因在微信公开销售写上“铭记八酒六四”、并附以王维林身挡坦克图的纪念酒，分别被判3年至3年半；至5月，当地独立电影制作人邓传彬将该酒瓶图片上传至Twitter，其后删帖但在凌晨被国保带走拘留，两案罪名同样是寻衅滋事。

致电找陈云飞，他一口爽快答应受访。反而是记者迟疑，先后几次跟他确定意愿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他每次也语气笃定，“说真话无所谓”，“如果我们恐惧，他们的目的就达成”，“我不想坐牢，但前题我守了法，他要是这样搞，我就当成荣耀。”

刚过去的星期一（5月27日），陈云飞转发“天安门母亲”的受访视频给网友，手机及电话卡随即被扣。30年前，他是学生，在北京活下来了。早年曾在报章刊登“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！”的广告，今年的6月4日，陈云飞已知规定不准出门，计划待在家里给良心犯家属发一封价值89.64元的红包，非指定的对象则发6.4元。这就是他纪念六四的方式。

## 一、我心中的紫阳情结

1989年，陈云飞21岁，是个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（现为中国农业大学）大三学生，校内气氛其实不怎么关心政治。但此前，他在图书馆看过《河殤》、《走向走来》，思想受冲击。学运爆发，他去了游行，还参与绝食，待至第六天，身体受不了就送院。

“也没有害怕，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，人民警察、军队怎么可能对付学生嘛？”

一直流传这样的一个小情节，在饿得昏迷之际，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抚摸着陈云飞的头顶说，“孩子，你要活下去啊”。陈云飞惊讶，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，他说，5月18日已晕倒入院，而赵紫阳等人翌日才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。当时陈云飞已就躺在病床上，电视播放赵的讲话，“同学们，我们来得太晚了。对不起同学们了。你们说我们，批评我们，都是应该的……”

陈云飞一直念念不忘这番话。

他身体虚弱，待至5月24日才出院，一直未有重回广场。至6月3日下午，空气弥漫著危险的味道，戒严部队要来了，人人也时刻关注最新消息。晚上10点，陈云飞刚好在学校值班室，接到高自联的电话说，颐和园有装甲部队开始进场，他就跟同学空手就去了挡军车，“也没有害怕，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，人民警察、军队怎么可能对付学生嘛？”怎料现场一片黑，防暴警察拿著警棍劈哩啪啦的打学生，陈云飞被打个头破血流，顿时没了意识，“醒来的时间不记得，去了哪个医院也不记得。”



六月三日晚上，防暴警察拿著警棍劈哩啪啦的打学生，陈云飞被打个头破血流，顿时没了意识。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清场结束，他休学养伤，政府派来宣传车，在城内到处宣扬公布死伤人口约三百。陈云飞人不在冲突现场，也没想到会死多少人，听了就信了。记者反复追问好几次，人在北京，总会有些真实见闻吧。他说消息封锁，人也单纯，“我从农村来，没经历过文革，不知道会做得那么洗脑”，故当年也毫不怀疑官方说法。

翌年毕业后，他还安份的抱著“国家培养我”的心情，回到四川的农牧厅工作，怎料内部争权贪腐，管理一塌糊涂，他待了几年才离开，转往农村开自己的养殖场，只靠不时听听外地电台接收消息，与外间没甚联系。

一直至2005年1月17日，赵紫阳逝世，重新打开了他的世界。

隔了两天，陈云飞才辗转在一名工人口中得知这个消息，他连夜赶到镇上的网吧翻墙一下，彼时开始研究赵紫阳的身世，重溯他的历史，突然深受触动。“这个人可以抛开他的个人利益、党派利益、家族利益站出来说话，而我作为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站出来说话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维权。”

一波又一波的冲击，自此陆续有来。

## 二、死难者家属的义子

翌日一早，陈云飞来到成都天府广场，高举“苍天，你怎记不得紫阳好？”的横幅，警方把他强行带走，监控其活动。至同年4月清明节，他才能赶赴北京拜祭赵紫阳，却在悼念的留言簿惊见“天安门母亲”留言。他首次获知这个群体，即前往拜访，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。

**“孩子走了，为了国家、为了民主走了。那我们就是他们的孩子嘛。”**

陈云飞看到这一群母亲为追求真相而搜集的六四死难者名单，“我很伤痛”，他顿感被骗了，被当时的消息封闭了。“我知道死人，但没有想到那么多。”他说。

天安门母亲还告知他，四川有死难者吴国锋和肖杰。陈云飞与吴、肖二人本来不认识的，但都是同一个时间去北京读书。自此，他开始每年去为他们扫墓，亲自上门探望其家人，中秋节又买点月饼去，后来还成为了吴氏父母的义子。

“孩子走了，为了国家、为了民主走了。那我们就是他们的孩子嘛，就当他们是自己的亲人在看，然后他们就也把我们当自己的亲人了。”陈云飞感叹道。



陈云飞每年去为六四死难者扫墓，亲自上门探望其家人，中秋节又买点月饼去，后来还成为了他们的义子。

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那些亲属看到陈云飞，当面也不说有多生气悲痛，他说，“如果生气愤怒，生病了，死了，正好达到某些人的目的”，家人最重要还是保持身体健康，“可以跟更多的人诉说这个事情，他们就是活见证。”

事情不止于此，陈云飞辗转得到一名死难者的资料：陈永廷，中央民族学院（现中央民族大学）的学生，当晚在天安门广场外围被打死了。他先将资料转交至天安门母亲，又协助联系消息来源以便核证。当天安门母亲的寻访成员到了四川，陈云飞就跟她们说，“我今天能够活著，是因为当年那些死去的学生、市民替我去死了，所以，我不能苟活著。”

陈永廷，则成为了天安门母亲制作的名册上第202名死难者。

### 三、把公权力关进笼里的驯兽师

陈云飞开始维权了，这些年来获取很多不同的封号：“民主行为艺术家”、“业余驯兽师”。问维权方式与理念，他随即无间断发表四分钟演说——“陈式三板斧”。对于公权力，他先来个贴身的形容，“公权力就是猛兽，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”

是故，陈云飞就是驯兽师，他详列具体方式有三，第一式：“我们小时候赶猪，猪跑到笼子外面之后，你想赶他进去，你打他、骂他、踢他，他都不会进去。如果踢屁股，就能欢欢喜喜地把他带进去。”

**“民主运动不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，不一定要在长安街。”**

陈云飞总不会明刀明枪地与政府对著干，擅长戏谑又幽默的行动。前往示威，他会揹著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包包，身上会挂上纸牌，附上“温馨提示”：“公仆，不要向你的人民动粗！”当局剥夺他的出国权，他就为自己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举办葬礼。早年经营养殖场，还自称“陈氏劳改农场”，就当作自己在“劳改”前来滋扰的警察。

看似并无章法，正是中心思想第二点。“不要去争论，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，就像杀猪一样，有的杀头，有的杀屁眼。”2015年，陈云飞因应彭州中石化PX

厂导致空气污染情况严重，就特意“开通一条来往成都与工厂的一日游旅游攻略”，以展现“党委政府的丰功伟绩”，手法引起关注，他同时也被行政拘留十几天。





前往示威，陈云飞会揹著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包包，身上会挂上纸牌，附上“温馨提示”：“公仆，不要向你的人民动粗！”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陈云飞讲求，在每一个微小的位置上，“要力所能及地去做”；“民主运动不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，不一定要在长安街，民主运动应该是在每一个有公权力的地方。”结果他总是到处跑，非正式统计，他已去了超过40个派出所。

维权需要穿川过省，他会搭硬座火车，日常使费能省便省。维权圈子朋友描写他的文章里头，总说有点担心陈云飞提出主动请客，亦不想跟著他去维权。因为此人每顿伙食费不超过5块、每晚住宿列为20元。记者向他求证，他就是笑笑，没有正面回应，只道住宿可以找当地朋友协助，一般则睡网吧。“很多维权是需要钱，比吃穿更需要钱，那些维权的良心犯等等更需要钱。”他不时为他们送饭，又送上一封89.64元的红包。

## 四、我的中国梦

这名驯兽师又补白，“公权力就是猛兽，狮子要是发怒了，它要死人的，那么你还在跟他顶著干？危险的时候就退一步。”

话说回来，陈云飞这个人物开始进入公众目光，是源于2007年，他在《成都晚报》刊登了一个分类小广告——“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！”事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已劝他不要做，因为估计到会有无辜的牺牲，惟陈云飞选择一往无前，“我有自己的坚持，我就坚持表达我的声音”。报章职员问他64是什么啊，他就讹称是矿难，最终避过自我审查，却躲不过秋后算帐。他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处以监视居住半年。

**“对我的迫害、殴打、戴脚链，就像做数学题，越难越有趣，意义越深远。”**

至2015年，陈云飞为六四死难者扫墓后被捕，官方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之，判刑4年，还被定为“一级严管”的囚犯，期间曾遭受酷刑，诸如长时间罚站、穿约束衣，甚至将手和脚铐在一起，15天才能洗一次澡，还与肝炎和肺结核患者囚禁于同一斗室。监狱不时将其转监，家人无法探望。好不容易出狱了，陈云飞又悄悄再去扫墓，还向四川司法部及省监狱管理局提请信息公开，要弄清楚在监狱内措施的司法根据。

上述一切举措，仿佛与他提倡的“危险退一步”大相径庭。陈云飞如此回应，“没有危险。当然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对待我，但我觉得，只要没有要我的命，还是撑住的，还好。”他还带着笑意，“我快乐啊。我坐监狱，我在里面也是维权。”他知道，“外人来看，肯定是酷刑，24小时折磨我们，我觉得是磨练自己，的确是很苦的。”但这酷刑，却是“暴露了他们的法盲，是不守监狱法的，是暴露残暴的一面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理论，“要感到快乐地去做，不快乐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做，如果感到郁闷的时候，就放一放。”

陈云飞却好像没有放一放的时间，被控寻衅滋事之时，他写了一个法庭陈述，“我的感觉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中，舒服极了。对我的迫害、殴打、戴脚链，就像做数学题，越难越有趣，意义越深远”。判刑当日，他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审讯，就是为了方便做“中国梦”，听到刑期4年，还打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理由是判刑太轻。



审讯当日，陈云飞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审讯，说是为了方便做“中国梦”，听到刑期4年，还打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理由是判刑太轻。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## 五、公开事情的维权律师

这一条审讯路，隋牧青是其中一名为他奔相走告的律师，时有探访陈云飞，还拍了一张他在狱中的照片，公开其遭受酷刑的情况。陈云飞说，是他特意挑选的人物，因为对方也有“8964的情节”。

隋牧青当年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，他与陈未曾在广场上相见，但同样由4月开始参与运动，他向我们诉说清场实况，“一路上全是血，为什么叫血流成河？它有凹的地方，你就会感觉得到血是在流动的。”隋牧青还被通缉要坐牢，毕业后待过政府机关、企业，主力商业案件，待至2011年认识了另一名维权人士郭飞雄，受其影响才投身维权行列，因此也认识了陈云飞。

“在法律上，你不需要有多高的水平，就非常容易判别他是无罪的。”隋牧青这样分析国内的案件，他就说维权律师的价值，反而是“要把这些事情公开，我就要让社会来评价一下你捉他关他，是不是对的？”他就是把东西都放到微博群上去了，隋牧青说有人或会担心，事情公开了，在监狱里头的人不是更危险吗？

“不会，其实对发东西的人才有影响，对里面的人没有。对里面的人只有好处。”过程中，陈云飞在监狱里头写了一堆日记、信件，也有维权案的资料，请隋牧青帮忙带出去。结果隋牧青被抓住了，看守所都把东西搜出来，还说他扰乱单位办公秩序，他也一一发到网上去。

发东西的风险确实在发东西的人身上，2016年，隋牧青成了709维权律师之一，半夜被带走，其后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监视居住半年。至2018年2月，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，处罚决定书还点明了隋牧青为陈云飞拍照和对外传递文件的行为。

“我很遗憾，都是他们法盲警官，乱来的。”陈云飞知道结果后这样说。

## 六、中国修路工



不管怎样问陈云飞，他总是围绕这种快乐的抗争。“有危险，还是很快乐去做了，不是感到负担，不要感到负担。”如此率真纯粹，只会在提及家人稍有迟疑，因为陈云飞不时被人半夜三更带走，把妈妈吓到不行，“老妈也得了一些病，很亏欠很亏欠。”现时惟有天天给妈妈做饭，常陪伴对方。

难得母亲也理解，不时有人问她：“你们儿子干什么工作的？”陈妈妈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儿子是修路的，哪里的路不平，他就要去铲铲。”

陈云飞就是这个国家的修路工，曾一同与他协力的朋友却逐一被抓进去了，这条道路还有未来吗？他仍然乐观“并不会被吓到”，有一种韧性在里面，“不要去强调结果，民主就是一个果实，它总有瓜熟蒂落的时候，它经历的时间越长，它结出的果实越成熟越甘美。”

早阵子，陈云飞打110报警，想要取回监狱没收了的一件上衣，警员问他的电话尾号是否8964，他说是啊，你知不知道8964什么事情？你不知道的话，那我给你解释一下。

六四周年

六四30年

天安门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华为总裁任正非就美国禁令答记者问
2. 何边书：中美科技战，时代不站在华为和任正非一边
3. 关键合作方“断供”，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？
4.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：八九春夏，其实发生的是“两场运动”
5. “我当时，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”——那个春夏之交，在“北平”的台湾记者们(上)
6. 华尔街日报：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
7. 香港记者陈润芝的六四记忆：“每隔二十分钟，军人就开枪，砰砰砰砰砰”
8.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，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
9. 半生被称刽子手，戒严部队军官：“我也是六四受害者”
10. 影像：台湾同婚合法日，超过500对同志伴侣登记成婚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请回答1989：支援与裂缝，那一年，香港学生在北京
2. 专访裴敏欣：中国或通过改良式革命转型，挑战将来自中共内部
3. 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：他牽着兩歲女兒，目睹世界翻轉
4. “寻衅滋事”式纪念，陈云飞“快乐抗争”的心法
5. 六四报导在香港：抵抗时间流逝、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
6. 2019年戛纳影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：电影产业还强盛地活着
7. 【书摘】《重返天安门》：八九民运的成都现场纪实
8. 六四舞台庄梅岩：我们不能不做，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

9. 英国第四台交出的不合格功课：六四成了《Chimerica》的Hashtag?

10. 自认“逃兵”的谢三泰，30年后解封的民运照片——那个春夏之交，在“北平”的台湾记者们...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互动页面：工人、师生、母亲、记者——9个人的广场记忆

一切变得模糊之前，端传媒走访多地，以声音和影像留住一片记忆的虚拟场所。

### 一个人的战斗，没有退路的吴仁华

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，封面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，“很难看、很粗糙”。“三十年过去了，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，谁会买呢？”

### 六四去国三十载，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，与流亡何异？——张伦专访

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、也是广场纠察总长；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、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；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，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。

### 半生被称刽子手，戒严部队军官：“我也是六四受害者”

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，离开中国后，长期受失眠、易怒所苦，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。枪响30年后，他说：“虽我没开枪、没杀人，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，当时我在部队服役，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，有一种内疚情感。军人……，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。”

### 自认“逃兵”的谢三泰，30年后解封的民运照片——那个春夏之交，在“北平”的台湾记者们(下)

“你知道，在那个信息不对等的社会里头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采集影像，如此而已。”